

B · X · L · S · S

BINXIALIUSHUI SHENG ZHANGHEPING

张和平/著

冰下流水声

VOICE
OF RUNNING
WATER UNDER
THE IC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5

W

冰下流水声

张和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75·字数 144,000

1991年2月第1版·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ISBN 7-5033-0194-5/I·166

定价: 3.20元 (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张和平，男，又名鬲脩，1958年出生于湘西雪峰山中。1976年入伍至北疆绥劳河畔，先后当过汽车驾驶员、书记、副指导员、指导员、干事、秘书，1984年被一刘姓文化人从完达山中引出，而后便开始了报纸的编辑生涯，五度寒暑，现为广州军区战士报社文化编辑室负责人。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这些年一直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时有作品在《羊城晚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冰下流水声》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

《冰下流水声》序

曾凡华

数年前，一个秋声唱晚的漠漠风沙天，在东北边防某团营地，我第一次听到张和平这个名字。人们在说到他时，表现出一种举才若渴的情态，说他的散文写得如何好、如何动人，在外面还获了奖……我当时便很想见见他，可惜他当天已登上了回南方探亲的列车，故未能谋面、失之于交臂。

之后，我收到他寄给我的一篇散文——《偷中秋》，他以一个戍边者的身份，写出了故乡人情的淳朴与厚重。此文发表后，得到读者的好评，并为一家选刊所转载。

再以后，他到北京来改一部长篇，遂得以相见。言谈之中，流露出他那种湘西人的诚挚和刚毅。

那部长篇几经磨难却未能出世，向他一激之下用二十余天时间写出的这部《冰下流水声》却得以呱呱坠地。这说明，文学产品的成活并不与孕育其心血成正比，往往受制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某种机缘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学的悲哀。

我始终认为，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在它的社会价值，也是作者完善自我的一种方式，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不在乎做得如何，重要的是自己已经做了！

在我的印象中，和平对于文学的执著，并不太看重它的功利，而似乎偏重于自身情感认识的自然流泄，《冰下流水声》便是由此而派生出的道德力量与人格力量的不容置辩的明证。

应该说，这种真诚、明智的文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贯串于《冰下流水声》全篇的大波澜是军事法庭那场关于边防军连长韩盐是否有罪的判决。判决的本身既显示了法律的尊严，也说明了正义和良知的不可逆转，而与此相关联的却是对众多人生世相的剖白与深析。读罢，能使人领悟到一种含而不露的真情，倏忽一现的深邃和不可言喻的余韵。

在这里，我不想就作者的思想驾驭力、谋篇结构力、语言表现力进行全面的评述，而仅仅就这部长篇所推出的几个颇具个性的军人形象，来说明作者机敏入微的洞察力和深沉厚重的文学功底。

我颇喜欢栗岚这个人物。这一形象所唤起的是心灵无比的纯净，是艺术的至善至美的氛围。使得我在思想深处情不自禁地受着她的吸引，就象是经历了一种朦胧的，玄妙的，无止境的旅程。尽管栗岚有了一个悲剧色彩的结尾，但她留给人们的恰恰是这种悲剧美的思索。

苏长青的个性特征则表现在他的不同凡响的处世方式上。他原来纯正刚烈的“军人血液”曾一度为世俗所玷污，在经历了一场人格的搏杀之后，又得以过滤和净化，最终才完成了人格的再造。

潘楚明无疑是作者倾注了满腔热情的理想人物，他几乎就是这场法律冲突中正义的代表。平心而论，潘楚明的形象是感人的，他总是在困厄和逆境中给人以希望，也许正由此

而造成了他性格的平白和“观世音”式的行为模式。

与此相左的是作者给安龙庭这个人物却赋予了极为鲜明的个性。作者虽然给他涂抹了过重的油彩，但的确是入木三分地勾勒出了安龙庭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之有别于同类作品中同类人物的浅薄与粗糙。从而在认识意义上丰富了军事文学的画廊。

我觉得，张和平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善于体察人生的秉性，在《冰下流水声》中得到了某种回应。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蕴含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真实和震慑人心的情绪。但这部长篇却缺少他散文中那种含蓄的深沉和幻想的象征力，以至于读来觉得沉实而欠空灵，道劲向乏飘逸。

这，或许是我的苛求。

和平还年轻，他的勤奋和聪颖将会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更多的收获和更大的成功。而我却是哀乐中年，忽焉已至，当初对文学的企望，复如过眼烟云。在此，只能作为过来者，对他付以深切的祈祝。用一句佛家的话来讲，就是“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是为序。

军区医院内科女军医粟岚在办公桌前坐下，她觉得散乱在眼前的报纸上有两个熟悉的字在闪动，象吸铁石寻找铁屑一样，她的眼睛一下子就被密密麻麻的字海中那两个字沾住了。停了片刻，眼光离开了这两个字，在和它们有关联的字行上移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周而复始三次，最后又驻留在这两个字上：韩盐。查字划吗？很多次的在纸上写，无数回的在心里写，夜晚躺在被窝里用手指头在胸脯上写，早知道了，一共二十二划。分析词意吗？一个古怪的人名，一个熟悉的人的代号。仅仅是熟悉吗？可除了熟悉又还能说是什么？她从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上慢慢地仰起脸来，摘下了刚刚戴上的洁白的口罩。这是一张在部队医院那些年轻的女医生、女护士中绝难见到的脸庞。粗犷、黝黑、糙砺便是这张脸的全部外部特征。这是她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回忆。烈日的唇印，狂风的鞭痕，严寒的爪伤，是无法用人参珍珠霜之类的化妆品粉饰过来的，看得出，她也无意粉饰。庄严、沉思便是这张脸庞的全部内容。这样的脸，对那些成熟的、经历坎坷的男子汉有着独特的魅力。

她换下工作服，戴上军帽，从容地跨出门坎，朝科主任的办公室走去。

她回过身来，堵住卧铺车厢的门口。“不要上来，谁也不用。”她说，“我又没带什么东西，你们回去，反正我在里面看不到你们，你们也看不到我。”

她本来就很高大，又穿着棉衣、军用皮大衣，脚蹬高腰毛皮鞋，双腿叉开在门口一站，象座山一样把门堵死了。送行的人们只好退回到站台上，但还是都没有离去的意思。粟岚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进车厢里去了，再也没有露面。

白净、又高又瘦的王医生朝大家点点头。“对了，有个事情我忘了问她了。”他说，“我就去就来。”

她闭着眼睛靠着十四号下铺板壁坐着，一个小小的人造革提包放在茶几上。她感觉到有个人站在她身边，她睁开了眼睛，是他，她知道他会来的。

“我，科里的同志过去一直……不知道。”他有些忧伤地说，“你去请假时，我……还有大家，都吃了一惊，简直不敢相信，不，是不能相信，因为你从没提起过，也没见过你们有什么往来。”

“过去你们谁也没有问起过我，我干什么也没有必要和大家提起。”她淡淡地说。

“你一向给大家的印象是深沉的，凝重的，”他极力挑选着字眼，“你这次去边防他那里，有没有认真地思……”

“火车快开了，”她打断他的话，象经历了长途跋涉一样，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他默默地站立了一会儿，掏出一小瓶“胃特灵”，哈腰放在茶几上，转身走了。

列车经过北方最边远的一个省城的时候，三位年岁相差

颇远的男军人进了这节车厢，就在栗岚隔壁的铺位。

从这个省城到我们国家最边沿的城市，火车走了几个小时？八个？或是九个？但它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趴在铁轨上深长地喘息一声，几分钟后，它还将奔驰。但是卧铺车上的旅客却大部分在这里下去了。铺位一下子空出了许多。

女列车员拦住两个漂亮得令人嫉妒的女军官：“票。”

“在兜里！”费莎莎手一拨拉，抬腿就朝踏板上跨。

列车员一把拉住费莎莎拎在手里的小包，没好气地说：“有票拿出来，啥了不起的？这不是你家，也不是你那好爸爸的地盘。”女列车员从费莎莎高傲的神气中，断定她是贵门小姐。

费莎莎猛地把小拎包一扯，刚要昂头回敬几句，后面的潘黎黎赶紧插到她们中间，递上自己的车票，又回身从费莎莎的小白尼绒手套里抠出一张站台票，她对列车员道歉说：“同志，对不起。”

列车员松开了和费莎莎同时扯着的小拎包，对潘黎黎点了点头。

走进车厢，找到了铺位。费莎莎冲正低头在提包里翻找一叠信笺的栗岚嚷道：“喂，你到哪？”

栗岚没有抬头，她不知道是跟自己说话，没在意。

费莎莎又火了：“牛气啥？傻大黑粗，也不找张豆饼照照样儿。”

栗岚惊讶地抬起头来，潘黎黎赶紧接过费莎莎的小包放

在自己铺位上，又冲粟岚抱歉地笑笑，推着费莎莎朝车下走。

“你为了什么？爱的感召？报复的欲望？一时的冲动？现在，”费莎莎说，“请你做最后的选择，去，还是不去？说！”

潘黎黎拉下手套，抚抚费莎莎那好象在朝霞中沾着晨露的红苹果一样的脸儿，轻轻地说：“你回去吧！会冻坏的。”

费莎莎啪地打下潘黎黎抚着她的脸的手，转身走了。没走几步，她又转回来抓住潘黎黎的手捧起来，贴到自己的脸上。她说：“别怪我，黎黎。可是我实在不理解你和他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去遭这个罪，掉这个价，答应我，跟我回去吧。”

潘黎黎把费莎莎的手拉到自己柔润的脸上，贴了贴，然后放下说：“你快回去吧，别误了班。”

费莎莎跺着脚，把站台上的雪跺了好几个高跟鞋印：“你坏，你顽固，不听朋友的劝告。”她眼泪花花地嚷道，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列车储足了力气，粗声粗气地吼叫着向那山如银浪的远处驰去。

粟岚和潘黎黎的铺位相邻。从省城上车的年轻的省军区检察长冷潮正仰靠着板壁微闭着眼睛思索着什么。他戴着黑框框水晶镜，粗俗发青的长脸，高而带钩的鼻子，微微下垂的嘴角，象一只疲倦的鹰。车猛地一减速，他身子朝前一伏，接着又仰了回来。他睁开了眼睛，稍稍朝前倾倾身子，

左手曲起指背嘭嘭地叩了两下茶几。军事法院院长辛蓝光随声从铺在茶几上的那张报纸上抬起了皓如白霜的头颅，他先用双手轻揉了一遍老年人难得有的红润的圆脸，然后摘下镜面又窄又小的花镜，和善地微笑着望着冷潮。

“我记得他，”冷潮用下巴指指报纸说，“上次他们团派他到机关来为一个犯罪的战士来当辩护人，你们俩闲聊时发生过争论，他讥讽你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干部的精神保护者，他还说象你这样的人当法官，确实是‘历史的误会’。”

冷潮发音很低，但清楚，象秋夜的月亮，明亮却没有热度，也没有寒意。

辛蓝光慢慢地戴上眼镜，没有任何表示，又俯下头看报去了。

进入了中年的保卫处长贺善钰和辛蓝光坐在同一个铺位上。他近来对气功有了兴趣，漫长的旅途百无聊赖，正是练习的好机会。但他现在还没有进到静的境界，听到冷潮说话时，眼睛便睁开了一条缝。他看到冷潮的头一动，赶忙又闭上了眼睛。果然，两道弧光掠过他的脸庞。他不用看也知道，冷潮的脸上一定挂了“霜”。跟他老辛说这个有什么用？自讨没趣。贺善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开始了气功的练习。

“咣当，咣当当，”列车猛地一震动，接着就是一阵不断地震颤，慢慢地，列车停下来了。

“怎么在这儿停了？”冷潮伸手擦了一把满是水雾的玻璃，结果看到的是第二层玻璃上细碎颗粒状的白霜。他恼怒地扭过头来，喊住过路的列车长问：“什么地方？”

“临时停车，前面有几处路被雪堵了，正在清理。”列车

长用颇为抱歉的口吻告诉他，“估计要到下午四点钟才能开车，确实是对不起。”

冷潮并没有理会列车长这种热情，他很不耐烦地拧了几下眉头。辛蓝光一下子抬起了头，张着嘴，眼镜滑稽地搭拉到了鼻尖上，眼睛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瞅到列车长的背影。贺善钰耸动了一下眉毛，但仅此而已。

是够久的了，列车要在这里停六个小时，前面又还有九个小时的路程。

睡一觉，都醒了。离开车的时间还早，便都走出车厢，在雪地里来回踱步。

远处，有辆类似“伏尔加”的轿车在和铁路并行的公路上飞驰。“巡洋舰”，贺善钰看清楚了。这种车目前只有边防部队的师级单位才配备一辆，一般也只有主官出巡时才动用。贺善钰知道这辆车是哪里的了，他的心一动：有意无意地晃动高大的身躯挡着冷潮的视线。“巡洋舰”很快驶过离铁路很近的这段公路，拐过前面的山嘴去了，只在后面卷起了一缕淡淡的雪尘。

火车鸣笛了，贺善钰上车时用左手抓住扶把，身子往后一坠，衣袖往回抻了半截，露出他腕上的手表。他脑子转了一下，雪地里汽车比火车更不好走，那么“巡洋舰”比他们还要晚几个小时到达。

他们路过十三号和十四号铺位时，冷潮瞟了一眼头都冲窗户躺在铺位上的两位女军人，嘟囔了一声：“哪来的两个傻丫头，一个比一个能睡，半天没见动一下，也没听到吱一声。”

她俩都听到了，但她们仍旧没动，连眼都没睁。

潘黎黎走出出口，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长到这么大了，何曾单独出过远门？何曾离开过自己熟悉的地方？事先竟没想到下车以后怎么办？在这黑沉沉的陌生的边塞小县城，怎么办？前面那三位男子汉倒好，顾自钻进等在那里的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尾灯一闪，看清楚了车牌号，正是她要去的那个地方的车，可没等反应过来应当怎么办，汽车已经“蹭”地窜进夜色中去了。

“你到哪里？”

潘黎黎回过头，立刻有了一种安全感，虽然因为上车时费莎莎冒犯了她，或许还有别的缘故，她一路上未曾和自己说一句话。潘黎黎说出了她要去的方地方。

“明晨六点钟，有一班公共汽车路过那里，三十公里地。”栗岚说，“从这往前走二百米，再往右一拐弯，便是县政府招待所，公共汽车站就在它的对面。”

潘黎黎迈着快步跟着朝前走的栗岚问：“你是本地人？”

“不是。”

“你来过这里？”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么熟悉这里？”

“因为我今天要来。”

潘黎黎怔了一下，又紧跑几步追上她：“你要去哪里？”

“也是你去的那个地方。”

大街上没有几个行人，很静，她俩脚下的“咯吱、咯吱”的踏动积雪的声音，格外地刺耳。

拐弯，果然是招待所。

深夜，一块块厚云突然象被鞭子驱赶的羊群，急急忙忙地从远方奔来，在边湖的上空聚集。云块翻滚着、撞碰着、缠绞着、撕扭着，最后粘成了无边无际、无缝无隙的整体，遮住了星辰月光，沉重地压在守望着边湖的山梁上。平常，在夜晚也白得耀眼的积雪，现在只有一丝儿幽光在乌云与大地之间那点小小的空隙里游动，飘移。随后，大地静默了，肆狂无忌的西北风也停止了咆哮，连无拘无束惯了的小柳毛枝儿，也绷得溜直，一动也不敢动，它对这暴风雪降临前的静默，怀有深深的敬惧。

边湖的山背后，有一片黑黝黝的影子，这是边防某团团部的营房。隐隐绰绰耸立其中的办公楼前，两个小红点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突然，两道炽白刺眼的光柱转过山嘴，象两柄锋利的长剑，划破了营房上空厚厚的黑幕，紧接着，一辆“巡洋舰”牌汽车冲进大门，毫不减速地拐上了营区右侧的柏油道，随着尖厉的刹车声，汽车象位疲乏了的旅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呼呼呼”地长吁两口气，停在了办公楼前。

门灯早就亮了，车刚停下，代理团长吴矩行，副团长陈啸铜，扔下烟头趋步向前，分别拉开了前后雪迹斑斑、冰凌点点的车门，车上下来一瘦一胖两位上了年纪的军人。飞奔过来的营区游动哨，见状猛地止步立正，目送首长匆匆走进楼里，随后，门灯灭了。

哨兵是位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他走到车前贴着玻璃窗往里一看，仪表灯的微光里，司机已趴在驾驶盘上打起了呼

噜。今晚九点多钟，团里的北京牌吉普车从火车站接来了省军区的三位首长，这深更半夜，分区在位的两位主要首长又赶来了，他预感到这里将要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情。他敲敲窗子，提醒司机把车开进车库里去。待一切恢复平静以后，他警惕地走进了黑色的夜幕里。

会议室里，当做主席台的长条桌上，蒙着墨绿色的军毯，后面摆着一排暗红色的折叠软椅。首长们互相谦让着先后就座，只留下了中间的一个位置，表明这次会议主要人物还没有到。主席台下面是十五排米黄色的、固定在一起的硬板叠椅。第一排端坐着本团副团长、副政委和参谋长主任级的领导。以后的十四排，整整齐齐地坐着机关干部和奉紧急命令冒着暴风雪从边防一线连夜赶到的营连主官们。

这些营连主官，长年累月在边境上驱驰，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紧张而又单调的生活，所以，每逢来机关开会或者学习，就成了他们松弛神经、发泄感情和交流思想的机会。那边野生活和独挡一面的经历，使他们养成了粗犷、豪放、敢说敢为的性格，进了会议室，无论什么人在座，只要不宣布开会，他们就都以各自的形式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的附耳低语，有的粗野地对着叫骂，有的开怀大笑，有的大发宏论，有的则不言也不吭，从小笔记本上撕下张纸，尽其美术才能画个王八、猫、狗，或者干脆在纸上大写类似这样的玩意儿，找个机会掖到人家的衣领下、帽耳里，抹上唾液粘到人家的背上，客气地向久违了的老大哥表示自己的敬意，还有的则卷个小纸捻在借机大打呼噜的人的耳朵、鼻孔里，细致而又耐心地捻动着，即便是开会了，也有那么个把

野性难敛的家伙玩几下小动作。对他们，只要不太出格，就是严厉的潘楚明政委在座，也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今天却和以往截然不同，这些人都挺胸昂头，腰直手垂，双眼圆睁，表情庄严甚至是肃穆。全屋没有一丝杂声。这不是因为台上端坐着职务虽然不高但很少见到的、很少能一起聚到一个单位的，尤其是代表着正义、威严的省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保卫处处长。这三位，大家在今晨传阅过尚未到团的由军分区电话传下来的军区报纸排发关于韩盐的通讯以后，觉得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不会再产生什么兴趣了，而是这次会议所要触及到的内容的本身，使大家的心灵里产生了沉重的压抑以及对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的紧张期待。

两位风尘仆仆的女军人推门走进来。看到这一位高大粗壮，一位苗条柔弱的不速之客，大家怔住了。坐在台上的白胖矮壮的分区副政委何蕴眼睛一亮，微笑了。他招手让还在发愣的吴矩行过来，在他耳畔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吴矩行直起腰来，迟疑地朝后排走去，示意挤出两个人的地方，然后回身征询地看看潘黎黎，她侧身看看粟岚，粟岚已经快步走到座位前面去了。

她们俩进大门时，就从哨兵那里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因此，她们径直赶进会场来了。

小小的骚动很快平静下来，大家端坐着，眼睛注视着台上，而耳朵却支楞着谛听着门外。离预定开会的八点钟大约还有三十秒，门外的走廊里传来了穿布鞋“踢沓踢沓”的走路